

# 浅谈年鉴卷号的命名

赵冰\*

**摘要** 年鉴是一种连续出版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往往只记述单一年度的内容,所以读者在使用年鉴时,往往会同时使用同一年鉴的多卷。由于编纂历史、出版时间、内容断限等原因,其命名并未完全统一至出版年份,给使用者带来了一定的不便。目前,国内年鉴卷号的命名主要包括以出版年命名和内容年命名两种方式。分析年鉴卷号命名,辨析年鉴以使用年、内容年和出版年命名卷号的优缺点,寻求统一年鉴卷号的命名规则,并建议对已经出版的年鉴在数字化时将卷号更改为内容年。

**关键词** 年鉴 卷号 连续出版物

年鉴是一种连续出版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往往只记述单一年度的内容,所以读者在使用年鉴时,往往会同时使用同一年鉴的多卷。同时,出于对比研究的需要,很多使用者还会同时使用多种不同的年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年鉴卷号以出版年份标识,标注在年鉴名称后。”<sup>①</sup>但是,目前国内年鉴由于编纂历史、出版时间、内容断限等原因,其命名并未完全统一至出版年份,给使用者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为了能向社会提供完备、准确、及时的年鉴出版信息,有必要对年鉴的卷号问题进行探讨。

## 一、年鉴卷号命名现状

经过梳理,国内目前年鉴卷号的命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 (一)以出版年命名

出版年即该卷年鉴出版的年份,如《XX年鉴(2018)》,内容断限为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版于2018年X月,卷号为“2018”。目前,以此种方式命名的年鉴占绝大多数,所以《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也规定地方综合年鉴应采用这种方式命名。如创刊于1990年的《北京年鉴》就是以出版年命名,《北京年鉴(1990)》断限为1989年1月1

\* 赵冰,安徽省亳县人,北京市方志馆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献编研。

①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2017年12月21日。

日至12月31日,于1990年10月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该年鉴凡例中明确指出:《北京年鉴》从1990年开始,逐年编纂,当年出版的年鉴,记述在上一个年度里,北京各条战线、各个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新的情况。《北京年鉴(1991)》改由北京年鉴社出版后,仍一直沿用以出版年进行命名。

## (二)以内容年命名

内容年即该卷年鉴内容断限的年份,即《XX年鉴(2018)》,内容断限为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卷号为“2018”。以内容年命名的年鉴,在20世纪80年代创刊初期较多,后多数年鉴改为以出版年命名,但仍有少数年鉴为了保持连续性,仍然采用内容年命名。如北京市第一部地方综合年鉴《北京房山年鉴》,原名《房山区年鉴》,创刊于1988年,卷号与内容时间一致,从《北京房山年鉴(2000)》开始,年鉴卷号改为出版年份。而《北京政协年鉴》(内部资料)则一直以内容年命名,如《北京政协年鉴(2017)》内容断限为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版时间为2018年11月。

## (三)以学年命名

学年是指规定的学习年度。从秋季开学到暑假,或从春季开学到寒假为一学年。以学年命名的年鉴,实际上也是内容年,只不过不是自然年,而是学年。在我国,一学年一般是从当年的9月1日秋季开学到次年的8月31日暑假结束,所以,以学年命名成为与以内容年命名不同的另一种情况。如《北京市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年鉴(2017—2018学年度)》,内容断限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于2018年12月出版,卷号为2017—2018学年度。该年鉴创刊号的序言中明确说明:《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年鉴》是系统反映该校一个学年度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资料书,以每学年度为一个完整周期,即每年9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逐学年编纂。

## (四)以若干年命名

若干年是指一个连续的时间段,横跨若干年。以若干年命名的年鉴,除个别情况外,多数是为了弥补首轮志书的下限和首部年鉴之间的空缺时段资料而编的。但是在命名上,表面来看都是若干年,实际上可以分为内容年和出版年两种。<sup>①</sup>如198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博物馆年鉴(1912—1987)》即是以若干年命名的年鉴,该年鉴序言中指出,1987年北京博物馆学会倡议编纂《北京博物馆年鉴(1912—1987)》,并争取以后学会每届续出一卷。该年鉴记述的内容即1912年至1987年,编纂年是1987年至1989年,出版年是1989年。另外,该年鉴的第二卷至第六卷,即《北京博物馆年鉴(1988—1991)》《北京博物馆年鉴(1992—1994)》《北京博物馆年鉴(1995—1998)》《北京博物馆年鉴(1999—2003)》《北京博物馆年鉴(2004—2008)》均是以若干年命名的年鉴,即内容年为命名的年鉴。

<sup>①</sup> 此处的出版年是指在内容断限的下一年能够正常出版的年份,即2019年卷年鉴,断限为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2019年出版。

从以上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实际上国内年鉴卷号的命名,本质上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出版年,一种是内容年。

## 二、年鉴卷号命名借鉴

如何命名一部年鉴的卷号,涉及年鉴的编纂、使用等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辨析。

### (一) 年鉴的概念对年鉴卷号的影响

“年鉴”一词,在汉语中早见于元代至正五年(1345年)修成的《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宋代刘玄撰的《年鉴》一卷,为许多人误判为我国最早的《年鉴》,而相关文献研究缺失。但从目录学的角度,辨析著录源流,考订作者虚实,探究内容性质,牟国义提出“年鉴一卷”最早见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官修书目《崇文总目》,为唐末至宋初术数类典籍中有关五行时令的作品,撰者不明,与现代意义上的年鉴无涉。<sup>①</sup>

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定义为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sup>②</sup>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对年鉴的定义是:工具书的一种。汇集前一年(或最近若干年)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数字、资料等,分若干栏目编纂,以便查检参考。一般逐年出版。<sup>③</sup> 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汉语词典》对年鉴的定义是:汇集截至出版年为止(着重最近一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等资料的参考书:统计年鉴。<sup>④</sup> 2017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年鉴主要辑录上一年度的资料,一般不上溯下延。

《地方志工作条例》提到了“年度性资料文献”,没有明确说明年鉴的编纂年和出版年。《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指出,“年鉴主要辑录上一年度的资料”,仅对年鉴的内容年进行了规定。而《辞海》《新华汉语词典》都指出,“汇集前一年(或最近若干年)”或“汇集截至出版年为止(着重最近一年)”,即明确了年鉴的内容年。由此可以看出,根据对年鉴概念理解的不同,年鉴卷号的命名也会不统一。

### (二) 1980年问世的6种年鉴卷号的命名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事业繁荣。1980年,我国出版工作中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出版了一批大型工具书,其中包括6种年鉴,即《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世界经济年鉴》《自然科学年鉴》和《科学年鉴》,因《科学年鉴》是译著,本文不予讨论。这5种年鉴的卷号命名,对之后问世的年鉴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因此有必要进行逐一讨论。

① 牟国义:《宋代〈年鉴〉一书考略》,《江苏地方志》2012年第10期。

②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

③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373页。

④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辞书编辑部:《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4年,第719页。

### 1.《中国百科年鉴》:以出版年命名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科年鉴》创刊于1980年8月(编至1995年,每年一册),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年鉴,其命名具有很强的示范引领作用。《中国百科年鉴》以反映上一年度的资料为主。1980年8月出版的《中国百科年鉴(1980)》主要记录的是1979年的内容,由于是第一次出版,所以收入了一些历史性的资料。另外,编辑说明中指出,在付印之前遇有特别重大事件发生,而印刷条件又许可,可以不受时间限制,作为“特载”收录。所以,1980年初发生的一些其他重大事件,也反映在各部类的有关条目中。由此可见,《中国百科年鉴》是以出版年为卷号的。

### 2.《中国出版年鉴》:以出版年命名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出版年鉴》是反映我国图书、报刊和音像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工作基本情况、主要成果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内容主要反映上一年度全国出版工作的新情况、新资料。1980年12月出版的《中国出版年鉴(1980)》主要记述的是1979年的内容,由于是创刊号,也笼统记述了1979年以前的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出版年鉴》是以出版年为卷号的。特例是1993年9月出版的《中国出版年鉴(1990—1991)》,1990年于1991年合刊一册,反映的是1989年至1990年度的资料。但是,在卷号的命名上,还是选择了下一年度的年份。

### 3.《中国历史学年鉴》:创刊号使用内容年,后改为出版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主要反映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状况和成果。1980年6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主要反映的是本年度(即1979年)的历史资料。在《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编后记中提到,“根据我国《年鉴》编辑惯例,本年度出版的一般是反映上一年度的情况,据此,反映1980年情况的《中国历史学年鉴》改称为1981年版”。由此可以看出,除第一部创刊号使用了内容年作为卷号以外,其余全部使用了出版年作为年鉴的卷号。

### 4.《世界经济年鉴》:以出版年命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经济年鉴》是一部反映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概况、考察世界经济发展动向、追踪世界上各经济部门的发展状况、介绍中外企业经营情况的大型工具书。该书创刊于1979年,先后编纂出版了33卷,其断限有单一年度的,也有若干年度的;卷号也几经变化,还有标两年的(如2012/2013)。其2017年卷,断限内容为2016年,出版时间为2018年9月,由此判断,《世界经济年鉴(2017)》是以出版年命名,但该年鉴的出版时间有些过晚。

### 5.《自然科学年鉴》:创刊号使用内容年,后改为出版年

《自然杂志年鉴》是我国第一本自然科学方面的年鉴。《自然杂志年鉴(1979)》在后记中提到,该书分专论、进展与参考资料三个部分,专论回顾了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科学界的成就,对1979年重大科学成就的反映难免有所不足。由此可以看出,《自然杂志年鉴(1979)》是以内容年作为年鉴卷号。《自然科学年鉴(1981)》中提到,第一部《自然杂志年鉴(1979)》出版后,很多读者反映书名起得不确切,年份也不妥当,1980年出版1979年的

年鉴,才出来似乎就已经过时了,为此,第二部年鉴改称为《自然科学年鉴(1981)》。除第一部创刊号使用了内容年作为卷号以外,其余全部使用了出版年作为年鉴的卷号。

### (三) 国外部分年鉴卷号的命名

中国当代的年鉴传自西方,已然达成共识。时至今日,年鉴工作者仍不时向国外优秀年鉴学习和借鉴,帮助国内年鉴有所发展。故笔者也选取了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外年鉴命名方式,在此加以探讨。

#### 1. 《世界年鉴》

《世界年鉴(2017)》大事记断限为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大部分内容资料下限为2015年年末,2016年11月出版,卷号为“2017”。如果对比国内年鉴卷号的命名方式,按出版年命名,卷号应该是“2016”;按内容年命名,卷号应该是“2016”或“2015—2016”。但为何该卷《世界年鉴》卷号却是“2017”呢?如果深入看该卷年鉴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世界年鉴》不同于国内年鉴作为年度资料性工具书的定位,更像是家庭使用的年度小型百科全书,例如,为了保持内容的完整性和为民众提供更多的知识性信息,该年鉴很多类目资料的上、下限有突破,上限可以追溯到1492年,下限也不拘泥于2016年10月31日,在出版前读者关心的内容都会第一时间收录。<sup>①</sup>所以,该卷年鉴的卷号“2017”,应该理解为使用年,即该卷年鉴主要是供读者在2017年使用的。

#### 2. 《德国建筑年鉴》

《德国建筑年鉴(2018)》断限为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2018年1月出版,卷号为“2018”。如果按国内年鉴卷号的命名方式看,该卷号为出版年。但是,对比内容断限的话,却又与国内年鉴完全不同,并非是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那么,为何该卷年鉴的卷号是“2018”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该年鉴卷号的命名过程,就可以发现原因。《德国建筑年鉴》创刊时间不长,但是年鉴的卷号命名却反复变化。首卷1980年卷出版于1980年年末,内容断限为1979年,但是觉得卷号使用出版年给人出版时间不及时的感觉,遂将卷号命名为“1980/1981”;1983年将卷号改回出版年的“1983”;2007年还是觉得用出版年作为卷号给人感觉出版不及时,所以又将卷号恢复至两年,但改为“2007/2008”;2016年调整了内容断限,改为每年1月出版当年卷,随后于2017年1月出版了2017年卷、2018年1月出版了2018年卷。<sup>②</sup>所以,该年鉴的卷号“2018”应该理解为出版年,配合内容断限的调整,给人以出版及时的感觉。

## 三、年鉴卷号命名辨析与建议

根据国家标准《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连续出版物是“印刷或非印刷形式的出版物,具有统一的题名,定期或不定期以连续分册形式出版,有卷期或年月标识,并且计划无限

<sup>①</sup> 张恒彬主编:《国外年鉴选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0页。

<sup>②</sup> 朱育培:《〈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浅释》,《图书馆学刊》1986年第4期。

期地连续出版。连续出版物包括期刊、报纸、年度出版物(年鉴、指南等)以及系列报告、学会会刊、会议录和专著丛书”。年鉴作为连续的出版物,应当有卷号的统一命名规则,因此,《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对此作出了规定。但是,这个规定只是规定了地方综合年鉴,没有对其他各级各类年鉴作出规定。笔者认为,作为年鉴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将各级各类年鉴的卷号命名方式尽量统一起来,以方便读者使用。

从上面的梳理和借鉴,我们可以看到,年鉴卷号的命名实际上就是三种情况,分别是使用年、内容年和出版年。下面,我们来逐一加以辨析。

### (一)使用年

使用年是外国部分年鉴独有的,如《世界年鉴》《惠特克年鉴》等,其之所以以使用年命名卷号,与其定位、内容是密切相关的。这类年鉴通常定位为家庭读者服务,其内容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所以除了少数内容以上一年度为断限外,大部分内容并没有明确的断限,资料内容尽可能下延,以方便读者随时查询和使用。下一年度又会及时更新,但是更新的只是最新的一些资料,对于历史资料只是进行适当取舍,并不是删除,所以其当年年鉴内容与上一年年鉴的内容重复率极高。而我国的年鉴断限就是一个自然年度,当年的年鉴与上一年年鉴的内容,除地情综述外,基本没有重复。应该说,从存史的角度看,我国年鉴实际上是年度历史资料汇编。因此,我国绝大多数年鉴显然不宜用使用年来命名卷号。

### (二)内容年

以内容年作为年鉴卷号的命名方式,好处是所有的年鉴均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命名,比如以学年或者若干年作断限的年鉴,可以直接使用断限作为卷号,不用再考虑与其他绝大多数年鉴在卷号命名上的匹配问题。不足之处是往往给人感觉年鉴出版不及时,而且目前绝大多数年鉴均不以这种方式命名。根据年鉴的编纂规律,2019年度编纂2018年度的年鉴,如果编纂过程顺利,2019年年底之前出版以“2018”为卷号的年鉴,如果编纂过程不顺利,2020年出版以“2018”为卷号的年鉴,无论是哪一年出版,都容易给人带来新书出版不及时的感觉。另外,当绝大多数年鉴都以出版年来命名卷号,而仅有少数年鉴以内容年来命名卷号时,读者往往会忽视这种情况,理所当然的以为所有的年鉴都是使用出版年来命名的。而目前多数年鉴在编写条目时,都会省略年份,一旦使用者忽视这个少数情况,就有可能使用错误年份的年鉴。有些年鉴在编纂过程中,还对卷号的命名方式进行过调整,如果不阅读编辑说明,就更容易引发读者的错用。所以,以内容年作为年鉴卷号的命名方式,主要障碍在于给人感觉出版不及时和绝大多数年鉴未采用这种方式命名。

### (三)出版年

以出版年来命名年鉴的卷号是目前绝大多数年鉴采用的卷号命名方式,其优点是使用面广,给大家形成了“惯例”的定式。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为何会采用这种方式加以命名,其实质上是为了取悦使用者,避免给使用者形成出版不及时的印象。以省市县地方志综合年鉴为例,目前仅有《山东年鉴》能够在6月出版,其他年鉴都在下半年,甚至第二年。

当读者在2019年年底拿到2019年卷年鉴,却发现其内容是2018年的内容时,一定会觉得资料相对陈旧、价值不高。这一点,我们从《德国建筑年鉴》卷号命名的变化过程也可以看到。此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一部分以出版年命名卷号的年鉴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如《北京高等教育年鉴(1991)》,内容断限为199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卷号为“1991”,出版时间为1992年12月。如果按照出版年来命名,该年鉴的卷号应该是“1992”,而不是目前所用的“1991”。因此,除去“惯例”的定式和取悦使用者的意义外,以出版年命名年鉴卷号是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

#### 四、结 语

综合以上分析,针对年鉴卷号的命名,笔者的建议有以下三点。

第一,年鉴卷号的命名规则应当统一。目前,除《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对年鉴的卷号进行规定以外,年鉴卷号命名规则仍是空白,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约束范围有限,建议结合《连续出版物著录规则》,出台相关规定,以规范各级各类年鉴卷号的命名,方便使用者。

第二,各年鉴编纂单位应该加快年鉴编纂进度,确保出版及时。目前,仅有《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对年鉴卷号的命名进行了规定,这种命名方式也是合理的。但是,由于相当一部分年鉴因为各种原因出版过晚,导致卷号与实际出版年份存在差异,使得这种命名方式存在不合理之处。如果所有年鉴都可以做到及时出版,让卷号与出版年份一致,那么这种命名方式自然就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为了方便使用者,对于已经出版的年鉴,可在数字化时将卷号统一变更为内容年。数字化是年鉴发展的趋势,但是纸质版也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在二者目前不能相互取代的前提下,可考虑数字化的年鉴与纸质版在卷号命名上有所差异。鉴于同一部年鉴在不同时期有可能会使用不同卷号的命名方式,加之还有以学年断限的年鉴,如果在数字化时,将所有年鉴的卷号都统一变更为内容年,则会更加直观地便于读者理解和使用,有助于解决各种卷号带来的疑惑。

责任编辑:杨卓轩